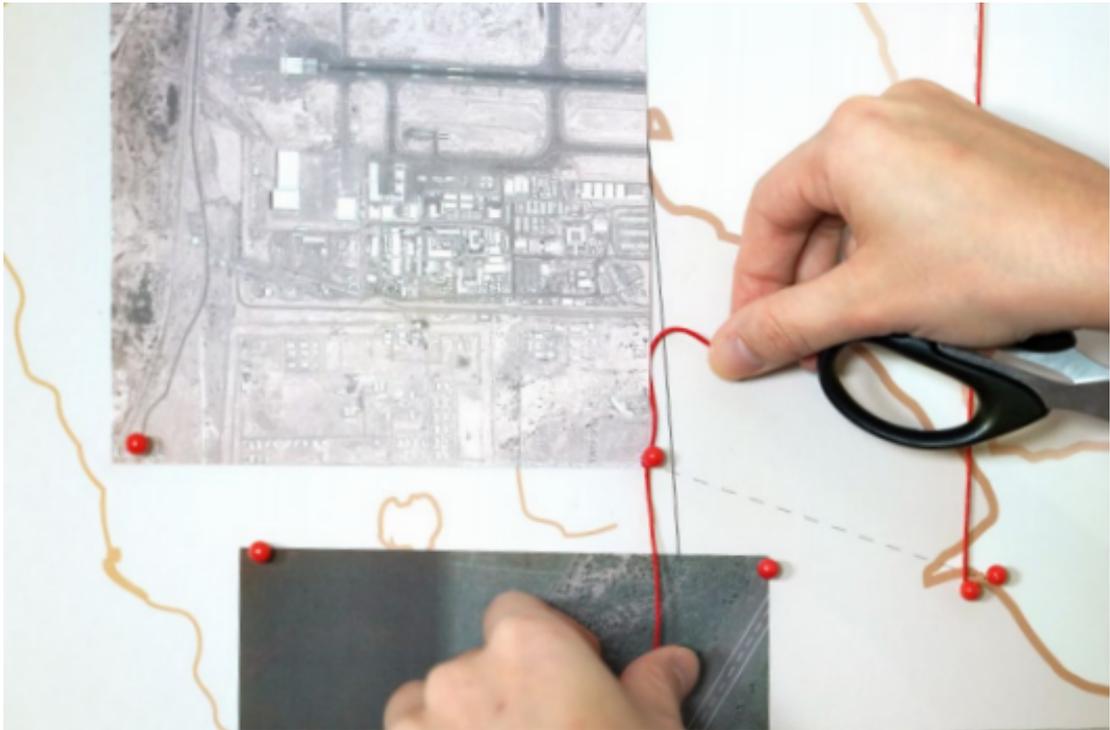


第42期汇编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1年7月



如何将“帝国”的足迹可视化？

本期汇编的插图展现了美国非洲司令部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包括官方所谓“持久性”和“非持久性”两类）。卫星图片由数据艺术家乔什·贝格利收集，他所主导的[绘图工作](#)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衡量一种军事足迹？”

为了本期汇编，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这些隐蔽地点的图像和坐标人工投射到一张非洲地图上，直观地再现了现今的这些军事设施。同时，连接这些基地图片的图钉和长线让我们想起殖民统治时期的“作战室”。这组图像以视觉的形式体现了文中所写的“非洲人民和政府一盘散沙、仰人鼻息”的持续现状。

## 封面

2019年，美国非洲司令部在非洲的一些已知永久性、准永久性军事基地

# 捍卫我们的主权：

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与非洲团结的前景



汇编 42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与加纳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研究团队

联合发布

2021年7月



埃塞俄比亚 阿尔巴明奇基地 6.040864 | 37.588118

来源：谷歌地图

我们拒绝苟活。我们希望卸下包袱，让乡村摆脱中世纪般的停滞甚至倒退。我们希望实现社会的民主化，拥抱一个具有集体责任感的世界，使我们有足够勇气去创造未来。我们希望改革政府，用全新的公务员队伍进行重建。我们希望军队参与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并且反复提醒它，脱离了爱国教育，士兵只是拥有武力的罪犯。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计划。

1984年10月4日，布基纳法索时任总统托马斯·桑卡拉在联合国的发言

2016年5月30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召开第601次会议。在宽泛的会议议题中，与会成员国比较关心一系列的冲突：利比亚国家崩溃及其对萨赫勒地区的影响；乍得湖地区目前与顽固的“博科圣地”组织进行的斗争；让大湖地区出名的种种战事（刚果民主共和国东侧丧失了主权）。安全与和平理事会表示“有效制止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各成员国”，即非洲大陆的55个国家，从阿尔及利亚到津巴布韦。

毋庸讳言，安全与和平理事会本身就存在两方面的局限性：

**1. 内部分裂。**仅在五月会议数月前，理事会就授权非洲防卫特遣部队（African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Mission）调兵5000人前往布隆迪，部分原因在于大湖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包括1993-2005年的布隆迪内战以及该国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的政治压迫所导致的2015年群众抗议和政府的镇压。恩库伦齐扎鼓动非洲各国首脑阻止安全与和平理事会的决定。尽管联合国[发现](#)了反人类罪行的证据，非洲联盟仍[认为](#)布隆迪局势已经缓和。这个例子说明了非洲领导层的分裂，这种分裂阻碍了安全与和平理事会推进其议程。

**2. 外部压力。**2011年2到3月，安全与和平理事会[开会](#)拟定缓解利比亚冲突的全面路径图。理事会在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召集特派团，准备前往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依据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公报](#)第七段内容展开谈判。该段被称为“路径图”，提出了包含四点意见的路线：结束敌对、通过合作提供人道援助、保护外国公民、推进政治改革以解决危机根源。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一开始均[拒绝](#)该路径图，但对话通道仍保持开放，因此理事会特派团才准备前往的黎波里。就在特派团出发的前一天，法国、美国开始轰炸利比亚。轰炸是在北约的主导下，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加蓬、尼日利亚、南非等三个非洲国家投票赞成）进行。所谓“人道干涉”很快超越了联合国保护公民的授权范围，为实现政权变更使用大量暴力，导致平民伤亡。北约漠视非洲联盟及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行径却鲜有评论。

北约对利比亚的战争之后，萨赫勒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原因多为本地区层出不穷的武装斗殴、海盗、走私现象。法国和美国以这些冲突为借口，加上北约战争的促动，对萨赫勒地区进行全面军事干预。2014年，法国[组建](#)了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的军事联盟——萨赫勒五国集团（G5 Sahel），在马里的加奥、乍得的恩贾梅纳、尼日尔的尼亚美、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等地扩建或新建军事基地。美国自己则在尼日尔的阿

加德兹[建立](#)了一个超大型无人机基地，在那里对萨赫勒及撒哈拉沙漠地区进行无人机空袭和空中监视。这仅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诸多](#)军事基地之一。美国在非洲15国的已知军事设施有29处，而法国在10国设有基地。没有其他非洲之外的国家在非洲有如此之多的军事基地。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对外国在非军事基地的数量感到担忧，在2016年5月会议上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提出](#)：

本理事会深切关注非洲一些国家现存及新增的外国军事基地，以及成员国无法有效监控这些军事基地武器进出的现状。有鉴于此，本理事会敦促成员国在签订或将导致外国在其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时始终保持谨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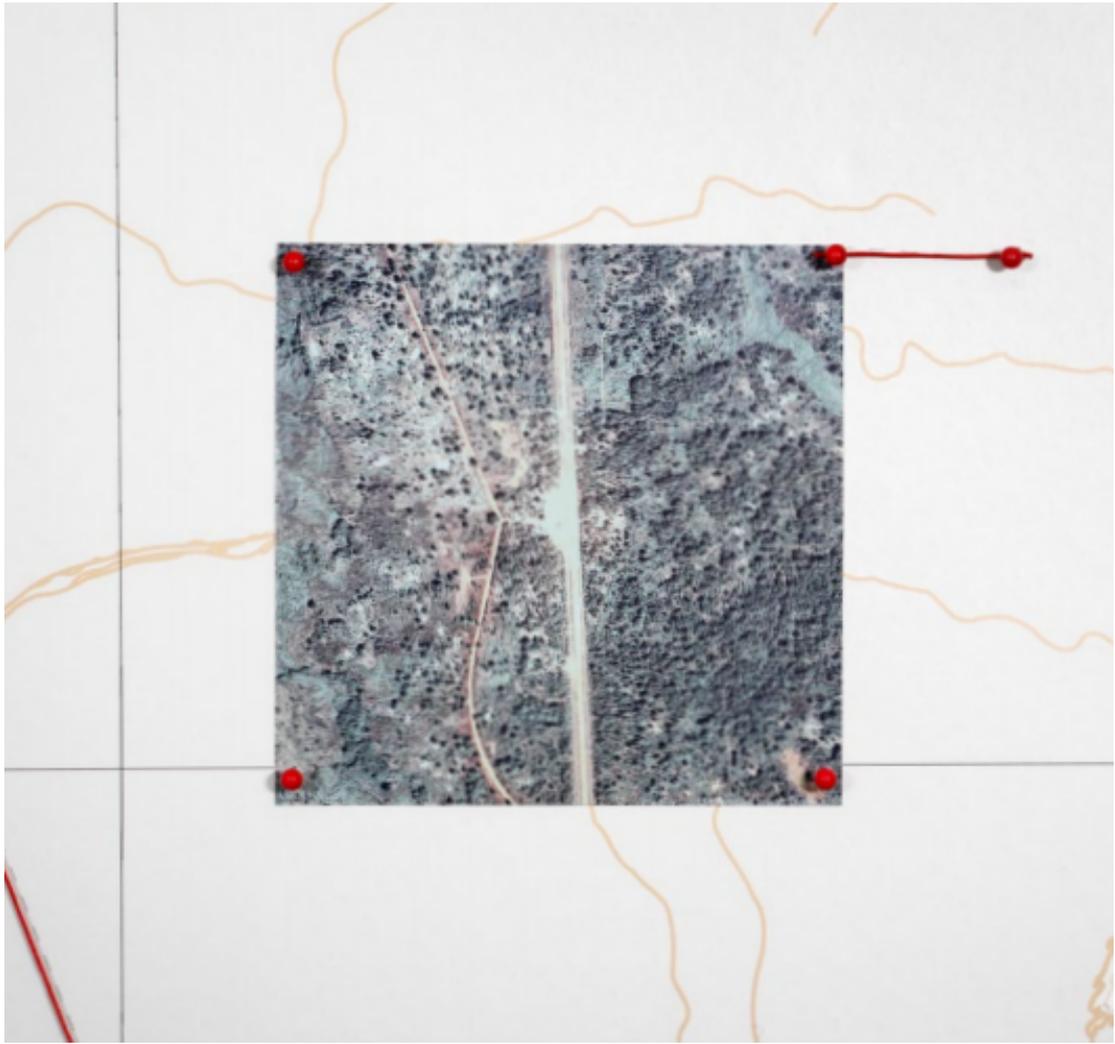
2016年以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声明收效甚微。耐人寻味的是，理事会并未指明在非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这样一个数量问题却对非洲主权所受压迫产生了质的影响。假如理事会点明美国、法国是在非洲拥有军事基地的主要国家，它就不得不承认两国出于自身目的一直要求驻军的具体原因。

必须指出，这些情况既不是非洲现代史上的常态，也并非不可避免。1965年，加纳前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出版了重要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考察了军事基地现象。在高度殖民化时期，非洲大陆上的军事基地随处可见，从前罗得西亚的索尔兹伯里（今为津巴布韦的哈拉雷）英军基地到阿尔及利亚的米尔斯克比尔港法军基地。英军、美军在利比亚都有基地，从惠勒斯空军基地到托布鲁克、阿德姆的军营。作为在这些地方占用土地和驻军特权的回报，英美两国为利比亚提供“援助”，恩克鲁玛将其准确地描述为一种主权丧失的弥补。下面是恩克鲁玛对非洲这些军事基地的[评价](#)：

一个世界大国在决定了全球战略的原则，即有必要在某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之后，必须保证该基地所在国是友好的。所谓“巴尔干化”还有一个理由。如果该基地所在国的经济结构导致它没有该基地所属国的大量“援助”就无法生存，那么该基地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与新殖民主义依据的其他诸多猜想一样，这种想法也是虚妄的。外国军事基地的存在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快、更确定地激发了民众对新殖民主义行径的敌视。纵观全非洲，这些基地正在消失。利比亚的例子可表明这一政策的失败。

1964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呼吁取消这些军事基地。1970年，在卡扎菲推翻君主制后，这些基地得以取消。恩克鲁玛在五年前就准确预判了利比亚人民的态度，这种态度从1965年一直持续至今。自美国政府于2007年成立非洲司令部以来，该司令部尚未能在非洲大陆找到一处落脚点。司令部总部位于德国的斯图加特。非洲民众一直在向政府施压，使其切勿听从美国将其非洲司令部总部从欧洲迁至非洲本土的要求。

恩克鲁玛指出，新殖民主义企图分裂非洲、削弱非洲国家机构、阻挠非洲团结与主权，从而发挥其影响力，压制非洲大陆对泛非主义团结的愿望。无论是1963-2002年的非洲统一组织，还是2002年成立至今的非洲联盟都无法实现泛非主义的两大原则：政治团结与领土主权。外国军事基地的持续存在不但象征着团结和主权的缺失，同样加剧了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一盘散沙、仰人鼻息的情况。



南苏丹 恩扎拉基地 4.634998 | 28.26727

来源：谷歌地图

## 非洲主权的丧失

2018年，美国国防部建议美国与加纳签订驻军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这是一项2000万美元的交易，美军可借此在加纳扩大势力。3月，对这一协定的不满情绪广为蔓延，[大量](#)群众涌上街头；反对党担心美国可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在议会提出反对意见。到4月，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表示](#)加纳政府“没有也不会向美利坚合众国提供一处军事基地”。美国驻阿克拉使馆附议了该声明，[称](#)“美国既未要求也不打算在加纳建立一个或多个军事基地”。2018年5月，驻军地位协定得以签署。

无需仔细阅读协定文本，即可发现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在加纳建立军事基地。如协定第五条称：

加纳特此允许美国部队、美国承包商及双方认可的其他组织无限制占用约定设施和地区。加纳提供的这些约定设施和地区或其中的局部应指定为美国部队专用或美国部队与加纳合用。加纳还应允许美国部队占用符合其要求的跑道。

通过这一条，美国有权在加纳建立自己的军事设施。无论如何定义，这都意味着美国可以建立军事基地。该协定的第六条同样体现了加纳国家主权的屈服，规定美国可“优先占用约定设施和地区”，而且规定其他组织的占用“要经过加纳和美国部队双方明确授权同意”。

而且，协定第三条规定美国部队“在加纳执行公务时可持有和携带武器”，同时美国部队应享有“与外交使团行政、技术人员同等的优待权、豁免权”。换言之，美国大兵不但可以配备武器，而且即使被控罪也不会加纳法庭受审。

2018年3月，加纳国防部长多米尼克·尼提乌尔在电台受到加纳社会主义论坛（Socialist Forum Ghana）克维西·普拉特的质问。尼提乌尔表示，该协定并无特别之处，因为其他非洲国家（比如塞内加尔）也[签过](#)此类协定。他说加纳已在1998年、2007年与美方签订过类似协定，但因为缺乏税收豁免并未公开。普拉特警告说，签订这种协定，加纳将“丧失主权”。加纳民众的普遍态度是反对军事基地，因此加纳政府和美国都否认建立基地的计划。

普拉特是对的。在阿克拉科托卡国际机场的美军驻地成为美军西非后勤网络的中心。到2018年，来自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每周航班在阿克拉机场降落，将武器弹药等补给带给西非各地至少1800名美国特种部队官兵。伦纳德·科辛斯基准将在2019年[表示](#)，这种每周航班“大致相当于公交线路”。美国在科托卡机场维持着一个“合作安全地点”（Cooperative Security Location），除了名字不像之外，这其实就是军事基地。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基地 12.361688 | -1.511828

来源：谷歌地图

## 美国的军事足迹

非洲的外国军事基地的数量虽多，但也不算新奇。军事基地遍及世界各地，从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到英国在澳大利亚的基地。就全球军事足迹而言，没有国家比得上美国。根据根据美国2018至2022年的《国防事务行动计划》（US National Defense Business Operations Plan），美军管理着“遍及全球近4800处、逾56.8万个建筑和结构物的资产”。

2019年，美国非洲司令部发布了其在非部分已知军事基地的清单，并划分为拥有“持久性足迹”的基地（永久性基地）和拥有“非持久性足迹”或称为“睡莲”（lily pads）的基地（准永久性基地）：

持久性足迹	非持久性足迹
1. 吉布提 切贝利	1. 突尼斯 比塞特
2. 吉布提 莱蒙尼尔营	2. 尼日尔 阿尔利特
3. 乌干达 恩德培	3. 尼日尔 迪尔库
4. 肯尼亚 蒙巴萨	4. 尼日尔 迪法
5. 肯尼亚 曼达湾	5. 尼日尔 瓦拉姆
6. 加蓬 利伯维尔	6. 马里 巴马科
7. 阿森松岛 圣赫勒拿	7. 喀麦隆 加鲁阿
8. 加纳 阿克拉	8. 喀麦隆 马鲁阿
9. 布基纳法索 瓦加杜古	9. 利比亚 米苏拉塔
10. 塞内加尔 达喀尔	10. 利比亚 的黎波里
11. 尼日尔 阿加德兹	11. 索马里 巴勒多格
12. 尼日尔 尼亚美	12. 索马里 博萨索
13. 乍得 恩贾梅纳	13. 索马里 加尔卡约
	14. 索马里 基斯马尤
	15. 索马里 摩加迪沙
	16. 肯尼亚 瓦吉尔
	17. 加纳 科托卡

该名单还不包括美国使用“东道国设施”的基地，比如乌干达辛戈基地、塞内加尔捷斯基地。

美军在非洲的大规模驻扎并非奇事。无论是在军事上投入的海量资源，还是通过基地系统及海上、空中能力所达成的军事触及范围，美国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军事力量。世界上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与美国相提并论，它的军费开支[超过](#)后面11国的总和。排在第二名的中国年度军费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美国在非洲的军事足迹不仅在数量上多于其他非洲外国家在非基地，而且其军事力量、军事活动的惊人规模也使其具有质的不同，比如美国维护其在非利益、阻挠对手与其竞争资源、市场控制权的能力。美国军方在非洲行使了两个任务：

**1. 宪兵职能。**美军的行动不但是为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且与法国等北约国家的军队一起，担当着西方企业利益和资本主义原则担保人的职责。恩克鲁玛在1965年就得出这个结论，表示“非洲的原材料是北约国家军事扩张的重要考量因素……它们的工业，尤其是战略性核工厂严重依赖来自不发达国家的初级原料”。美国军方的报告勾勒出其一系列武装力量为企业保障原材料（特别是能源）稳定来源、维持商品运输渠道畅通等职责。相关报告有：2001年5月，来自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National Energy Policy Development Group）、由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主持编制的《国家能源政策》（[National Energy Policy](#)）；2018年9月，来自“执行第13806号行政命令机构联合工作组”（Interagency Task Force in Fulfilment of Executive Order 13806）的《评估并加强美国制造业、国防工业基地及供应链弹性》（[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在这一点上，美国军方与其北约友军的行动不是为国际社会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受益人充当宪兵。与美国心照不宣的是法国，它在尼日尔的军事力量与法国能源行业的需求息息相关，后者需要阿尔利特的铀矿。法国国内三分之一的电灯所需核能就来自法军[驻扎](#)的这个尼日尔小镇的铀矿。

**2. 新冷战。**当中国公私两方面在非洲的商业利益发生增长，当中国企业在竞价投标中频频[胜过](#)西方企业，美国在非洲遏制中国的压力也与日俱增。美国政府2019年《非洲新战略》（[New Africa Strategy](#)）用竞争性话语描述了这一情况：“大国竞争对手，即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全非洲迅速扩大其金融和政治影响力。它们正有意地、积极地在非洲锁定投资项目，以取得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欧盟紧随其后，于2020年推出名为《对非洲全面战略》（*Toward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ith Africa*）的报告，其中虽未直接提及中国，但对“自然资源竞争”表示担忧。

宪兵职能和新冷战这两点需要进一步阐述。



尼日尔 阿加德兹基地 16.950278 | 8.013889

来源：谷歌地图

## 资源剥削

非洲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方面都是世界第二大洲，2020年人口达13.4亿，比北美和欧洲人口合计（11亿）还多。世界第一大洲是亚洲，人口也最多，达46.4亿。

非洲的底土中含有一系列重要自然资源：全世界98%的铬矿、90%的钴矿、90%的铂矿、70%的钨钽铁矿、70%的钽铁矿、64%的锰矿、50%的金矿、33%的铀矿，矾土、钻石、钽、钨、锡等矿产资源也在全球储量中也占有重要份额。非洲拥有全球30%的总矿产储量、12%的已知石油储量、8%的已知天然气储量以及65%的耕地。联合国环境署估计，非洲的自然资本在非洲国家财富总量中占比高达30-50%。2012年，联合国估计，非洲自然资源出口占总出口的77%，自然资源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42%。

由于跨国企业的影响力，加上许多非洲国家工业化程度不够，非洲国家依赖各种原材料的出口，使得它们处于依赖外国资本的状况。这种依赖状况是由原殖民统治者的政策一手造成的，他们在非洲进行以原材料开采开发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再通过殖民特许权将原材料出售给殖民宗主国。后殖民时代的一代代精英承袭了这种依赖性，他们从中获取租金，没有采取措施改变这一体系。因此，非洲国家依赖原材料出口的外来收入，依赖西方国家政府的援助计划，依赖机构援助。

这种依赖为那些在非洲拥有长久利益的外国政府创造了过度的操控空间。非洲国家的执政者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获得外国合作伙伴的援助，并不特别在意援助的要求和条件。这些援助条款侵蚀着非洲国家的必要收入。比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报告称，近50年来，非法资金流动至少导致了1万亿美元损失，“这个金额几乎相当于非洲同时期收到的正式发展援助金额总和”。这些都是宝贵的资金，本可用于促进非洲经济多样化、建设缺失的基本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经济依赖限制了非洲各国政府的选择余地，它们越来越听命于外国利益集团和势力。在经济上屈服的政府，其抵御军事干预（包括新建外国基地、允许外国军队以各种方式活动等）的政治意志就微不足道了。

过去十年出现了一些旨在摆脱这一依赖的泛非主义纲领文件，如1989年的《非洲社会经济复苏和转型的结构调整方案替代框架》（Afric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for Socio-economic Recovery and Transformation）、2008年的《非洲采矿业远景》（Africa Mining Vision）、2012年的《非洲可持续发展哈博罗内宣言》（Gaborone Declar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和《关于里约+20峰会后非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 on Africa's Post Rio+20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4年的非洲发展论坛(African Development Forum)第八次峰会公报,最后是非洲联盟通过的《第一个十年实施规划(2014-2023)》(First Ten-Year Implementation Plan),2015年的《2063年议程:我们期望的非洲》(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第三份文件概述了该规划。虽然强调程度各有不同,这些文件都指出,必须打破原材料出口依赖,改进与跨国公司的签约管理,利用出口赚取的资源改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协议中所概括的社会生活条件。

这种无法妥善利用资源、以民为本推进发展的社会环境既催生出政治、军事冲突(包括通常与民族、宗教有关的叛乱),也导致在非洲内部和向欧洲方向的人员流动扩大。冲突和难民是非洲国家深层经济危机的两大后果,为美、法国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创造了表面上的借口。

•**冲突**。美国政府已在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确立了经常性军事关系,包括一些“睡莲”基地。一方面,美国解释在那里驻军的理由时并不讳言,直接表示这是为了让尼日利亚和几内亚湾的石油流向美国。尼日利亚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是全世界第11大石油生产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表示,在几内亚湾驻军是为了阻止伊斯兰激进势力尤其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发展,尽管政府官员承认这些组织在当地的活动并无威胁性。

在中非,美国非洲司令部十多年来参与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刚果”)军队的训练,特别是在“营地基地”(Camp Base),这是位于基桑加尼郊外的一处军事基地。非洲司令部2010年的一份[公报](#)称,此项军事训练“属于美国与民主刚果推动该国安全部门改革的长期多边合作计划,将促进民主刚果政府改造该国武装力量。”民主刚果与美国非洲司令部的关系从此更加[深入](#)。

2007年,在艾伯特湖地区,在刚果、乌干达交界处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因此,目睹该地区被高度军事化就毫不奇怪了。在北基伍省的贝尼市,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贝尼是众多骇人谋杀案的高发地区,这些谋杀案通常与名为“民主同盟军”的乌干达叛乱组织有关,该组织自1990年代早期就在刚果活动了。2021年1月27日,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一个军官代表团抵达民主刚果,与刚果军方[讨论](#)“合作交流、维稳保安,共同促进民主刚果军队专业化,加强双方关系”的必要性。

2021年3月10日,美国国务院将“民主同盟军”[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和“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尽管当地组织和联合国民主刚果问题专家组(UN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DRC)都[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该组织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美国国务院采取这一立场是基于桥路基金会(Bridgeway Foundation,这是位于得克萨斯州的投资公司桥路资本管理的慈善机构)发表的一项[声明](#)。这一认定为美国在刚果扩大军事力量创造了空间。军事力量集中的区域将必定与石油储备相邻。美军也将继续为这些只能靠美国投喂续命的非洲强人提供维稳服务。

• **难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开支紧缩计划以及非洲国家在管控资源销售、促进民生方面的失败导致了遍及非洲的大规模难民潮。因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难民近4130万，其中有四分之一**试图**逃往欧洲，其余人则在非洲内部流动。想去欧洲的难民要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受北约战争重创的利比亚，再横渡地中海。整个旅程险象环生，但当联合国对成功穿沙漠渡海者进行**调查**时，九成以上的难民都说愿意重来一遍。

欧洲阻止难民偷渡地中海的努力是无用功。萨赫勒地区曾利用外国军队限制人员流动，尽可能让难民远离欧洲边境。这也是法国拼凑“萨赫勒五国集团倡议”(G5 Sahel Initiative)、美国在阿加德兹建立大型无人机基地（能针对该地区人员流动提供重要空中监控）的原因之一。欧洲国家的损招是将它们的边界延伸到远离本国领土的地方，确保其拦截难民、移民的严厉举动发生在本国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这是一种对难民危机的转嫁外包：西方国家既能够推行恶劣的反移民政策，同时还能让其卑微臣子替它们干脏活，自己则可以装无辜。欧洲已将其南部边界从地中海北岸延伸到了撒哈拉沙漠南缘，如今，从毛里塔尼亚到乍得，那里遍布着军事基地。

制止冲突、管控人员流动这些表面理由是老生常谈了。但曾几何时，一些美国官员也道出过深层动机。主掌非洲司令部非洲伙伴关系站（Africa Partnership Station）的约翰·诺韦尔准将在2018年**表示**：“要是没有（美国）利益，我们才不会来这里。”诺韦尔准将口中的“这里”就是指非洲大陆。



乌干达 恩德培（合作安全地点） 0.046175 | 32.45588

来源：谷歌地图

## 新冷战

美国政府2006年《四年一度防务评审》（*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中写道：“在所有大国和新兴国家中，中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与美国一争高下，发展破坏性军事技术，这些技术久而久之可能令美国丧失传统优势。”事实上，中国的军事力量总体上是防御性的，因为它发展军事能力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海陆疆土。中国外长王毅曾强调中国倡导多边主义，在2021年4月24日说“中国永不称霸”。美国战略规划者更准确的用意是，他们不愿见到中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挑战美国的整体霸权。正如诺韦尔准将所言，美国利益是其在非驻军的原因，所以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削弱危及美国利益的力量。

2013年，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带一路计划”。在该计划正式出台前，中国政府与最初44个非洲国家于2000年共同创办了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自此以后，非洲55国中有53个在该论坛下与中国建立了关系。2013年以来，中国几乎在所有非洲国家都有投资，除斯瓦帝尼（原斯威士兰）之外，所有国家均与台湾当局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多年来，中国与非洲联盟签订了几份谅解备忘录，包括2015年在《2063年议程》框架下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备忘录。中国在非洲重点基建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如马里—几内亚铁路、苏丹—塞内加尔铁路等项目；在能源基建方面，有尼日利亚2600兆瓦的曼比拉水电站项目、加纳400兆瓦的布伊大坝项目；在电信方面，为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苏丹等国提供通讯设备。2020年12月，由中国资助、总投资8000万美元的非洲疾病防控中心总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南部开工建设。目前全球约600个一带一路项目已经完成。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西方商业投资、海外发展援助等不同，中国的援助并没有恶意强加削弱性条件。中国签订的各类协议中反而出现了更为优惠的条款，但更重要是，这体现了中国的“耐心资本”概念。这种目前仍在中国国内采用的资本已逐渐通过中国的国有银行成为境外投资的主要来源。中国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主要投资机构有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这些国有机构提供的贷款是长期投资，没有短期偿还计划。中国充分理解，这些贷款是用于解决基建瓶颈从而支持社会发展。出于长远获益的预期，中国给予了借款国家一定的灵活性。比如，中国不会收回在中亚30%的投资，在巴基斯坦80%的**投资**。

而美国自己非但没有推行惠及非洲人民的人道主义商业、发展援助政策，相反在非洲针对中国发起了“新冷战”。2007年成立的美国非洲司令部、美国和盟国在萨赫勒、非洲之角

等地区的军事基地就属于新冷战的部署之一。根本而言，推动新冷战的是所谓的信息战（不如说是造谣），主要有两方面：

**1.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让人惊奇的是，昔日的殖民列强、如今仍对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现在却反咬一口，指责中国殖民。这一信息（造谣）战所用的主要说法是，据说中国利用自己的资金将一些国家拖入“债务陷阱”，迫使它们贱卖本国的资源。“债务陷阱外交”一词用于指责中国，但中国并没有迫使大多数非洲国家接受结构调整贷款，将它们拖入灾难性债务陷阱，在新冠疫情期间更为严重。不是中国，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沿用了美国财政部推动的政策框架。美国[指责](#)中国“拒绝重新商谈（贷款）条款，继而获得基建项目控制权”，而事实上中国贷款方取消、延迟、调整了现有贷款（新冠疫情之前和期间）的条款，从未扣押任何国家的主权资产。美国两位资深教授在《大西洋》杂志2021年2月刊发表了题为《中国“债务陷阱”是无稽之谈》（The Chinese “Debt Trap” is a Myth）的[文章](#)。指控中国殖民主义的，是在非洲有着证据确凿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历史的国家。

**2. 中国的军事力量。**老牌殖民国家指责中国在非洲扩大军事力量。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将军最近老调重弹，[毫无根据](#)地指称中国打算在西非海岸建设海军基地。实际上，跟西方军事足迹相比，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2008年，中国参加了非洲之角、亚丁湾的打击海盗行动。这些行动是基于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816号[决议](#)，该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提供“一切必要手段，制止海盗及武装抢劫行为”。在执行这些行动的10年后，中国才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该基地的使命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为亚丁湾的中国油轮护卫舰提供后勤支持，其次是支持跨国打击海盗行动。同时，在高度军事化的非洲之角地区，中国政府[出资](#)援建了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的电气化铁路，项目总耗资40亿美元；中国进出口开发银行则为埃塞至吉布提间的饮用水管道工程提供逾3亿美元的[资金](#)。中国的和平合作[方法](#)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宪兵职能和军备为中心的西方军事活动，而是关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和扶贫济困。



吉布提 莱蒙尼尔营基地 11.544409 | 43.14707

来源：谷歌地图

## 非洲联盟

2016年，非洲联盟提出了在非外国军事基地的问题。此后该议题并未得到深入讨论。非盟要依赖外部资金和资源开展维和行动等工作，这种依赖限制了它在各项行动中独立做出战略战术决策的自由。比如维和行动，在非盟和平与安全行动的成本中，非洲国家的筹款仅占2%，而欧盟等外来资助方却[提供](#)了其余98%的资金。这就让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推进各项议程时束手束脚，非盟也因此无法有力促成有关外国军事基地的讨论。

2003年10月15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尼罗·加德纳和詹姆斯·卡拉法诺发表了题为《美国对非援助：一个更理想的方案》（*US Military Assistance for Africa: A Better Solution*）的[白皮书](#)。两人主张，美国政府应当成立美国非洲司令部，“当（美国）重大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在非洲进行干涉；这也是1963年成立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惯常做法。这个建议在2007年成为了现实。两个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利比里亚[表示](#)欢迎非洲司令部将总部设在自己的国家。当时，南非发声反对美国非洲司令部迁往非洲。非盟介入后，博茨瓦纳和利比里亚都退缩了。

阻止美国非洲司令部将总部设在非洲仍是非洲人民的心声。然而，美国和非洲某些国家首脑仍心有不甘。2021年4月27日，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时请求美国将非洲司令部总部从德国斯图加特[迁往](#)非洲本土，以协助打击叛乱。布哈里总统的请求也许与尼日利亚国内来自伊斯兰及其他异见者的压力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加有关，但他并没有提议让尼日利亚接纳非洲司令部。与最初立场相比，尼日利亚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10年前它是反对美国非洲司令部进驻非洲本土的。无论如何，从那以后美国的军事基地与日俱增。非盟在2016年谈到了这种军事基地扩张的危险，但即使在那时，非盟也只敢说些类似“关切”“谨慎”等不温不火的话。美国非洲司令部对这些话置若罔闻，反而对非盟进行渗透，向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派驻专员，在非盟的冲突防范预警部、和平支持行动部都安插了工作人员。美国非洲司令部以美军和非盟维和部队“协同”为名介入了非洲联盟，美国开始更直接地影响非盟的安全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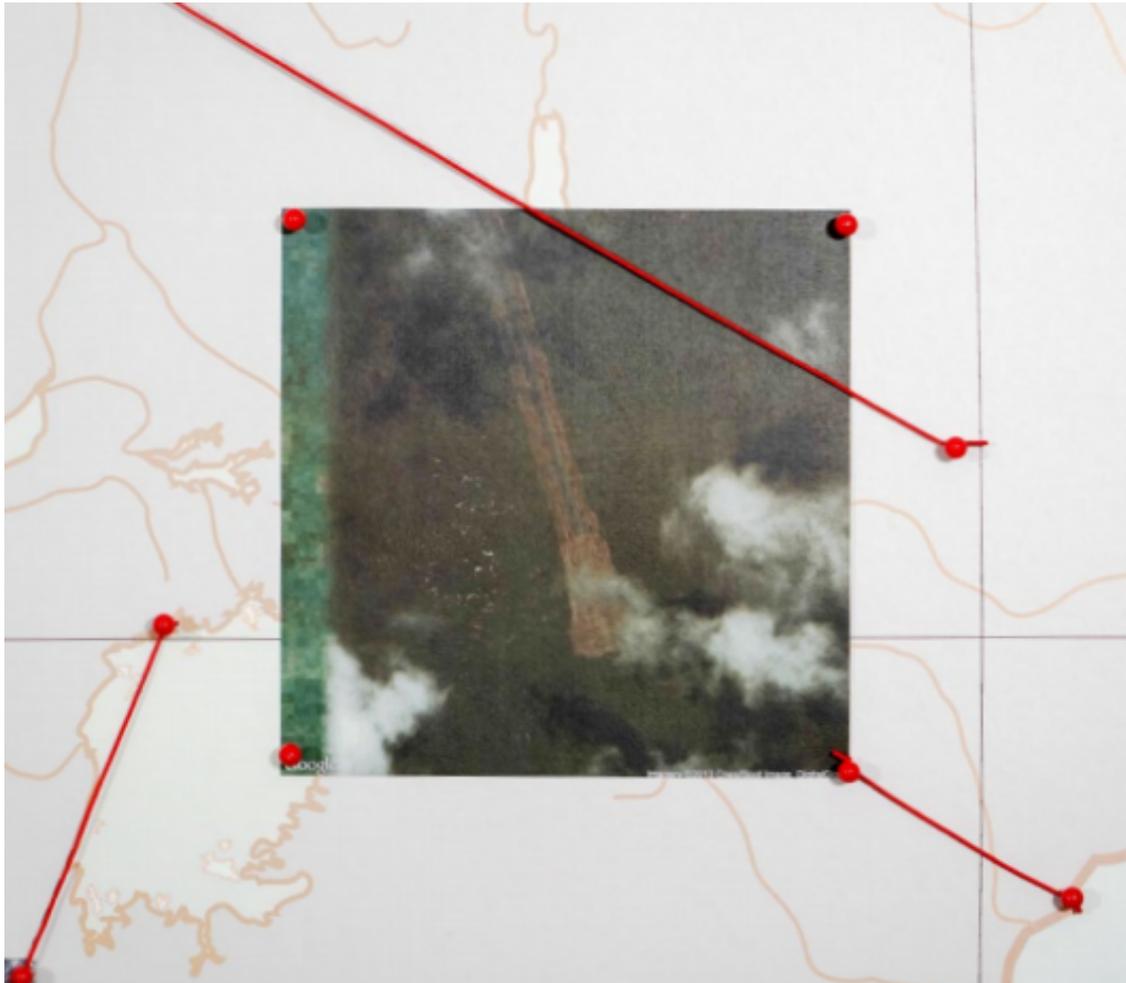
恩克鲁玛在他关于非洲新殖民主义的书中写道：

对世界和平的危害不是来自人们致力于终结新殖民主义的行动，而是来自有些人任其继续的不作为……不想世界发生战争，就必须用积极行动阻止战争。这种积

极行动的力量蕴藏于今天全世界处于新殖民主义压迫下各地区的人民，但只有坚定信念、团结一致、立即行动，他们才能获得这种力量。

1965年的这段话至今仍掷地有声。





肯尼亚辛巴营基地 -2.171847 | 40.897016

来源: 谷歌地图、<http://empire.is/>

## 参考文献

- Campbell, Horace G. 'The Quagmire of US Militarism in Africa', *Africa Development* 45, no. 1 (2020): 73-116.
- Charbonneau, Bruno. 'De Serval à Barkhane: les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contre le terrorisme au Sahel', *Les Temps Modernes* 2 (2017): 322-340.
- de Montclos, Marc-Antoine Pérouse.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au Sahel: une vision militaire', *Hérodote* 172, no.1 (2019): 137-152.
- Enloe, Cynthia.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Evrard, Camille. 'Policier le désert. Ordre colonial, <<guerriers nomades>> et État postcolonial (Niger et Mauritanie, 1946-1963)',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4, no. 140, (2018): 15-28.
- Gwatiwa, Tshepo, and Justin van der Merwe, eds. *Expanding US Military Command in Africa: Elites, Network, and Grand Strategy*.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Klin, Tomasz. 'The Significance of Foreign Military Bases as Instruments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Croat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26, no. 87 (2020): 120-144.
- Lutz, Catherine, and Cynthia Enloe, eds. *The Bases of Empire: The Global Struggle against U.S. Military Pos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uzzani, Telma. *Territorios vigilados: Como opera la red de bases militares norteamericanas en Sudamérica*. Buenos Aires: Debate, 2012.
- Nkrumah, Kwame.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 Sun, Degan, and Yahia Zoubir. 'Sentry Box in the Backyard: Analysis of French Military Bases in Africa',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in Asia)* 5, no. 3 (2011): 82-104.
- Turse, Nick. 'Pentagon's Own Map of US Bases in Africa Contradicts Its Claim of "Light" Footprint', *The Intercept*, 27 February 2020.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DOD Needs to Reassess Options for Permanent Location of US Africa Command: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GAO 13/646, 2013.
- 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 Public Affairs Office. *Fact Sheet: United States Africa Command*. 15 April 2013.
- Wang, Lei.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frica.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6, no. 1 (2020): 1-19.
- Vine, David. 'No Bas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US Foreign Military Bases', *Current Anthropology* 60, no. S19 (February 2019): S158-S172.
- Vine, David. *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5.
- Yeo, Andrew. 'The Politics of Overseas Military Base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5, no. 1 (March 2017): 129-136.
- Yeo, Andrew. *Activists, Alliances, and Anti- U.S. Base Prote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http://www.thetricontinental.org)